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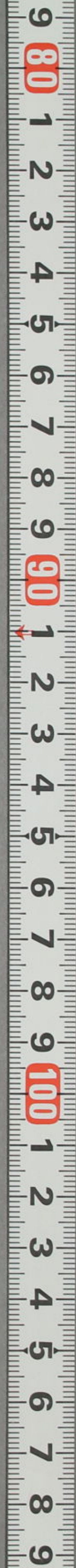


補義莊子因

獨見附標  
全六册

四

13  
3135  
4





門 口 13  
號 3135  
卷 4



漆園文字固不  
拘一體然如此  
排比而無變化  
者無有識者疑  
之為偽理不評  
也司馬云刺削  
也峻其意也枯  
槁志甘淡泊也  
赴淵潔身也

莊子因卷之四

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  
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  
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  
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  
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  
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昭和十年  
一月十一日  
研求



極如皇極之極不立主名而意美不能離也

朱註休易二字

倒置襲捨其不備而入也七發邪氣襲逆

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熊經若熊之攀樹而引氣鳥申若鳥之伸頸而運體道引導氣令和引體令柔也。五等之士皆有所好其心便已偏用故為無方聖人所羞稱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聞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極也。此承上二句來總。是無為而無不為之意。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此段言聖人之心恬淡而自然也。

朱註故曰以下引用莊子波流也老氏居其尾不居其首陳嬰母謂事成少受其利不成非世所指名亦此意

浮生二字本之捨此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不為禍始人皆知之。不為福先方是至人妙用。福之先所以為禍之始也。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語可當座右之銘。三句承上去知與故循天之理知者先事之謀故者已過之迹去之所以循天理也。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期信之必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音皮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此段人之應物順乎自然所以成其虛無恬淡以合天也。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



方註性逆二字  
與虛粹對看順  
事應物無所非  
非非虛裕之至  
不能中心至粹  
無雜矣自然包  
含容畜無所逆  
古人源頭活水  
之說蓋為此故  
朱註勞則竭三  
字衍或曰註本  
誤入  
天德之象天性  
自然之象也  
室神不如室別  
則惑之甚者也

之至也無所於性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  
逆粹之至也此段指出人心本自無物一有所動皆屬妄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病在不  
四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  
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應上不雜靜一而不變應上  
則平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應上鬱閉而不能清包此養神之道  
也此段言聖人養之以靜又非塊然無所為也蓋有能夫  
有于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  
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

神形合一而精  
皎皎以往來則  
能合於天理也

素即無不忌境  
界純即無不有  
境界

其名為同帝同帝同於天載也此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  
而勿失與神為一之精通合於天倫神在人身一而已  
官三府而咸聽命於一人故神為主宰精為作用神存則  
精自固矣守神勿失則我即一即我更無分別一之精  
可以上通於天者此也心印經云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  
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精與神相依附守故素也  
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  
謂之真人此段言聖人以純素養其  
人之好尚不同而咸歸於一曲聖人則無所為因無所  
不為焉何也以其恬澹寂寞虛無無為本天地以立道



德也。故其居心也無憂患邪氣之侵焉。及出而應物則生死動靜無非天矣。然豈強爲合哉。蓋道德之中本無一物。其所謂悲樂喜怒好惡者皆幻相耳。靜虛澹粹所以爲德也。形勞精用於何有焉。則似乎一靜而不容動者矣。孰知有動有靜而常動常靜在天。所以爲德者在入。所以爲神也。未養之先稱爲同帝。既養之後名爲合天。則純素之真人其慎無輕用於越之劍也哉。此篇發揮精神之理。微言佞著。但細玩其行文蹊徑。與天道篇如出一手。此則略少波瀾耳。或以膚淺疑其僞作。此明

眼者之言也。



外篇繕性第十六

宋註張君房校  
本無下俗字

云欲字之誤繕  
經管附會之意

滑沈溺擾亂之  
意繕性滑欲已

不可免况于俗  
學俗思乎

恬即初也知即  
明也古人以無

為養其明故言  
人亦無所用其

明而惟以明養  
其無為而已

以性之所有驗  
於情而不謬

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

之蔽蒙之民繕修治也滑汨亂也性非學不明而俗學所

對真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

養恬知覺性也恬者無為自然之義不以俗學障之俗思

其自知而不以知為事則雖知無傷於恬知與恬交相養

之本然故曰以知養恬此三語通篇之綱知與恬交相養

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為則恬者常自恬矣即

恬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知與恬交德無不容仁

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仁義交盡其中純實



再行之外體之  
而復順乎儀文  
無仁義忠三者  
而偏行禮樂則  
禮樂亦傷矣  
不偏行而闇晦  
其德不必出而  
冒物使其失性  
也承上偏字起  
混芒字  
知與恬交相養  
而成已成物矣  
上物必失其性  
是反喝此是正  
解生而無以知  
為之意

而反乎情樂也。反乎情以歸性。所以為樂。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體之所行而順其自體。所以為樂。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凡此者自和然之節文所以為禮。而有枝不得偏行。偏行則逐末忘本而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根天下亂來言天下之所以亂者以彼欲正人而先蔽蒙其德則其德不足以蓋耳。平物以不足蓋耳之德而蓋冒之。物之所以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混芒澹漠皆為無知之象。故於此時可用也。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此段人以為恬養和。故使天下之知亦皆歸於恬也。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

道不離何用脩  
善惡可保何用  
循行

同此心則亦同  
此知而不足服  
入以定天下  
吾以心定天  
下之心則心與  
心識知而不足  
以治天下林云  
心机也識識  
察也向本伴職  
郭註彼我之心  
競為先職  
言隱之故非自  
欲隱也

是故順而不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濛濛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濛濛同險德。猶危行也。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此段言世遁降而德遞衰。不能以恬養知。故使物皆失其性也。文氣層層相生。轉換極靈。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言道德雖隱。世隱之也。聖



即與一世而得  
炎迫之意

郭註危然獨立  
貌朱註危貌同

人不自隱也。不自隱也。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隱正欲以興乎世。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淡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此承上文而論真隱。反一無迹。反於至一。而不見有為之迹也。根極。謂性命。疏隱字獨解。古之存身者，存身非也。行身非也。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文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反其性。即反其性情。以復其初也。數知字。應上雖有知而無所用。句見其以恬養知也。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

陸註彼此指勞  
達言

倒置猶顛倒其  
蔽象相德

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疏得志。獨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無憂所以為樂之全也。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倒置謂不知本末輕重也。道之不可以俗求也。以俗之障不能養其知，俗之亂不能養其恬也。故治道者，唯不以俗學障之。俗思亂之而混冥之中，自有以得其照曠，則恬也。而知因之，此所謂



定中之慧矣。是知也。莫之為而常自然。又非役役以求為知者。是復即知以成其恬。此交養之說也。惟得乎交養。不特道與德因而見端。即為仁為義為忠為樂為禮。無不一以貫之矣。苟有不循其本而惟禮樂之是圖焉。是偏行也。偏行則天下將有不能反性情以復其初亂之豕也。何且之有。顧思古之人則不然。以混茫而得其澹漠。與世而有其至一也。是純乎其為恬矣。使人有知而無所用。又豈非以恬為知之養者乎。乃無如德衰而世適隆。遂有為天下者之名。因而流為去性從心。文博

無疑至之誤

涉為之為疑  
馳字八誤

惑亂莫不失其恬以求為知。此俗學俗思之所由出也。世與道之交喪如此。職惟德衰之故。聖人處此。其德尚○可○恃○乎○夫○德○之○隱○也○聖○人○固○無○如○世○何○也○然○德○之○隱○故○不○終○隱○也○世○又○無○如○聖○人○何○也○時○命○不○同○而○存○身○則○一○不○以○知○為○貴○惟○以○恬○為○用○所○以○為○樂○全○也○樂○全○而○得○志○即○在○是○矣○豈○如○俗○之○忘○乎○性○命○謬○以○儻○來○之○軒○冕○易○其○樂○哉○若○夫○肆○志○趨○俗○以○致○喪○已○失○性○為○倒○置○之○徒○者○直○與○蔽○蒙○等○耳○何○足○道○哉○此○篇○以○恬○與○知○二○字○作○骨○數○段○迺○述○說○下○立○論○甚○醇○華○實○並○茂○且○別○有○一○種○秀○色○令人



賞心不置。然細加尋繹，覺未免有訓詁氣。殊非南華筆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賞心不置' and '南華筆']*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涇，濁也。非涇，兩涘者崖之間。

間不辨牛馬。是水大崖遠，見物模糊一段。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

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

「若海若滄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

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

先以無意出之，是文字埋伏法。有婦姑兩仙，夜中置子之於效，他人為此，不知費去多少，扭捏矣。

今我睹子之難窮也。

今我睹子之難窮也。

一望不了，故旋其面目。向者之歎，歎欣，欣，進一解，然未免矜外之意。故結處語以反真。後面許多批語皆以此句作紐。此處不說出空濶氣象，則後面亦登不出許多議論也。始吾不信，夾入縫中，若用意為之，若不用意為之也。



言非至此則將見笑終身矣  
朱註虛墟同居也  
篤信之深也  
或曰淮南虛作魚海作大虛作隘水作寒道者下多拘於俗三宰列子渤海東有大壑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即尾間

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大方猶大道也  
生下面大理兩字。此段言見其大則小者不足論也。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溪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先將海力描寫然後倒入不敢自多之意筆如勁弩初張審括命中之矣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

前過江河之流二句勢如駿馬絕塵猛加一歇方存乎見少二句則如粗如舞落至此矣三字則追風逐電而兼並如安行之致承上而言欲重大而輕小

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若只說不文情在而不返此又先着方存見少句抑揚開闔之法盡矣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壘空小穴也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處萬物之中只為一物之數此合太虛之間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凡可名者論之也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人在九州之內只算得做一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連猶承接也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任士任事人也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

莊子內  
卷之四 秋水







前段恐其重大而輕小此段又恐其嗜重于至精故并至精一有撇過正解至精無形二句却又是不解之解

人借之則可方能食則為

耳。○細玩自細視大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圖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夫言精言粗者而言之矣。若無形不可圖則無此異。可以言論者物之便之勢也。故數所不能分不能窮也。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分之寡之所謂言與意也。可以言論形之相。若言與意皆無所用。方成。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極至。連精粗之名無從着落矣。○害人不多仁恩。其行雖不害人亦動不為利。不賤門隸。其雖不為利亦不以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雖不貪黷貨為求利之人而賤之也。○不以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雖不借人為多也。○

或曰。爭焉不借入不多乎食力二句一申不賤貪汙上脫一向前段以精粗翻起大人之行此段借小大以陪貴賤。從來于教向一線生來。影分之至也。此到不期精粗。此精註不得。應誤。

不自食乎力以自多。目人有貪汙之行。行殊乎俗。不多辟者亦不賤之。貪汙如借人舉事之顛。○異。行殊乎俗則多辟異之行。為在從眾。不賤佞諂。為在從佞諂之心。人皆賤之。而不以為賤。世之爵祿不足以勸。戮耻不足以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以上皆言佞同。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約分言量。以至於不聞不得無己地位。方是不期精粗處。○此段言大道本無精粗。大人體道亦惟於不期精粗之極而求之。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也。○小大。又問於無分別中。忽至於有分別。從何而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言其皆自貴而賤人也。○

莊子因

卷之四 秋水

三



差差也

此無定者  
或曰陽冠于東  
西南北之道歸  
然其為分等也  
淮南王業角觴  
滿於此四者相  
反也所急則拘  
其用一也  
此有定者

此由無定而至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貴賤之權本非己所能操。猶以差  
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  
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  
則差數觀矣。因人以為大小。則無物不可為大小矣。知其  
可以相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  
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  
無。則功分定矣。功分猶功用之定分也。此又因大小以趣  
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  
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趣操

於一定者

朱註禮樂之誤  
梁麗蓋衝城之  
具如雲車然故  
言暴

此二喻繳上貴  
賤有時

尚之操持也。此又因大小而及是非。見是非之各成其所  
適也。○此段總言物之內外貴賤大小。原無定屬。筆筆生  
動。有生龍活虎之勢。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  
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  
以為常也。讓美德也。爭賤名也。然各有時而不為 梁麗  
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梁麗屋棟也。 騏驥驂駟。一  
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鳴鶴夜撮蚤。察毫  
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此舉物理以見貴 故  
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  
之情者也。殊器殊技殊性。大有所能。小有所拙。用於此者 或廢於彼。物理如此。猶之天下無常是之理。古

生二句

卷之四 秋水

三



三代以殘暴者率假名于揖讓征誅莊之談深矣  
何用著堯非蔡陸註蓋一門一家信乎其不可分也  
易無平不陂城復于隍同此語妙拘則蹇矣不

今無常治之世也。然則倪貴賤分大小孰有方之見。而是  
不知無常之變者。皆為不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  
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  
舍。非愚則誣也。帝皇殊禪。二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  
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此又言貴賤本於  
時。當時失時。使  
事而貴賤分焉。時之難。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  
定。則貴賤之難定也。門字家字俱當向裏面說。方與上面倪字呼應。  
大之家。此段言貴賤大小之名。原無定在。亦因乎人。強名  
之耳。若求其  
倪者皆非也。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  
舍。吾終奈何。因前言不生分別。則我  
之所為。似無所適從矣。北海若曰。以道觀之。  
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衍者廣平之地  
反之則平復為

欲分別碎受趣  
會故多亦不知  
少亦不知也隨  
道變化

其孰承真無意  
無我也  
存者道也短長  
者物也  
呂註恃其成則  
不知終始之不  
可故也位乎形  
則不察乎盈虛  
而不知分之無  
常也年不可舉  
故道而不悶時  
不可止故接而

以世情作見。以拘爾志。與道乖蹇。而不能通也。何少何  
多是。謂謝施無。而行與道參差。施者仁之用。謝之則賜  
數。非所計也。慎毋執一而  
行。與道背馳。而不能合也。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  
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  
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  
孰長。無拘無一。則無方之德也。故形容三段。總見其無方  
也。承翼。承接扶翼也。唯其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長  
短皆  
足也。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  
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謂大  
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夫道固無終始也。乃物則有生死  
焉。不能恃以為常。惟見其一虛一

卷之四 秋水



不踐  
朱註不位形  
日表而不定居  
并貴賤大小一  
存暗撤  
物自易也亦何  
此焉

通接曲士不可  
以誦乎道矣

陸註弗能熱弗  
能賊非謂其之  
相薄而物不能  
爲之害也  
察於安危未至  
則明其理實於

莊子內

卷之四

註

實不可守其定位於形迹之間何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  
去而不可追者年也流而不可止者時也天地之化消息  
盈虛如循環環終則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  
有始也○大義即大理○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  
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夫固將自化言  
之化或爲或不爲皆適如其化之自運耳○此段言人之  
所爲當任其道之自然無容其有爲有不爲於其間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承上言順其自化則無物不在  
以道狗身也此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  
問極細極靈  
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理謂消息盈虛之理權則  
不以物害己言不以外物以傷其所以善其用於不窮者也  
身如死者死利之類包括甚廣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  
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

禍福已至則安  
其分謹於去就  
將至未至則慎  
其行

曰註寧於禍福  
知其不可奈何  
而安之則天在  
內矣察於去就  
則人之所畏不  
可不畏人在外  
矣  
踰躡而屈伸形  
容明于權而不  
以物害己及要  
而語極帶言知  
道者必達于理  
此則所貴于道  
也必明於權者

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不以害爲害故莫之  
理來不過是素位而行不怨能害也○却說出實  
不尤工夫何曾一字荒唐  
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  
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踰躡而屈伸及要而語極  
天在內而主張焉人在外而幹旋焉此定理也故人之德  
順理而在乎天者方知天人之所行有如此矣苟能根本  
於天以定位乎德是所謂德在乎天者也則踰躡屈伸之  
間皆能及乎道之要而語乎理之極矣道要理極即上文  
大義之方萬物之理者○此段言知道  
者善不能加於身以其中有所主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  
辨論不至徹底  
窮究亦不休乎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  
鼻是謂人言天人相須以有  
故曰無以入滅天無以故滅  
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故者有心而爲  
之謂命天命也

莊子內

卷之四

註

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之謂命天命也



不以物害已故  
朱註得當作德  
慎愛慕也

或曰子無如矣  
之子日本朱本  
等作子齊解

莊子內

卷之四

三

得謂己德殉名喪於為名也。及真入道也。此  
段言入道之法。不可安排造作。以入勝天也。  
夔憐蚊。蚊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一足。蚊多足。蛇  
猶有形似。風則無形而自行。目則不行而自至。雖無形然  
猶以形用也。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到。故相美  
也。絕頂異解。隨口出之。不顧天荒。夔謂蚊曰。吾以一足  
跨踔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眾足獨奈何。蚊曰。不然。子  
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  
勝數也。噴唾之喻。構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蚊  
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  
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

又曰以詭像出  
于成疏然非安  
字在活字解為  
是有似如有  
像形者也似無  
有似如無像形  
者也疎有深味  
就風之身分收  
住目與心光景  
令人自思最有  
餘味風之境已  
至於聖人則心  
目之用其妙亦  
可以想見也  
朱註匡衡邑去  
宋甚遠疑宋即

行則有似也

有似有  
形似也

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

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

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鱗或作躡雖然夫

折天木蜚天屋者惟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

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此段言天機所動各有自然彼之所  
難此之所易則難易不在於多少有

無之間也亦河伯問荅一段餘意心目二語不着

疏解文如半身美人圖正於未畫處傳神奇絕奇絕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

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

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

莊子內

卷之四 秋水

三



此段亦因河伯問答之意而類記之者

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圖之。今非也。請辭而退。此段言聖人能以小不勝為大勝也。承上面物不能害來。謙窮求通等語。以擬聖人之言。恐覺不似。且筆頗平庸。非莊所作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

劈頭用吾樂與三字起。便將坐井一輩心胸活活画出。此處是三者俱不能跳井。幹休缺發而擅怪者也。

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謂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埳井。壞謂東海之驚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發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蚌蠃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井幹。井欄也。缺發。井甃缺而成崖者。接腋持頤。緊閉其口也。還。回顧也。蚌。水中赤虫。科斗。蟄子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驚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

莊子內

卷之四 秋水

三



或曰適三當是  
揚三借立耳  
或曰規規當作  
規規驚貌  
司馬云規規自  
失貌丁又云規  
規經營貌  
即上窺青天下  
潛黃泉也  
解心叔神莫然  
無魂也  
始于不可見聞  
而終于無物不  
有

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  
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  
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  
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  
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蛇馳河  
也商蛇馬  
蛟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  
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鼃與且彼方毗黃泉而登大皇  
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毗暗也爽然釋然  
也四解四達也無東無  
西始於玄冥及於大通依冥溟滓之先  
也大通大道也子乃規規然而求

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

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丁  
之夫

日餘未得國能國能彼國  
之所能也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

舉而不下乃逸而走此段言小勝者不能為大勝也無甚  
漢旨莊叟亦無貶人自譽至此恐為

後人  
廣筆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  
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  
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



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結韻悠然有致。此段言知道者安於賤而不知有貴。然即於賤而自得其貴也。承上。

察乎安危。三句來。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當知此時莊子之見非打抽豐。惠子之搜非逐遊

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當知此時莊子之見非打抽豐。惠子之搜非逐遊客也。可。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鵠。子知之乎？夫鵷鵠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鵷得腐鼠，鵷鵠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鵷鵠，鳳鵠也。練實，竹實也。嚇，怒其聲恐其奪己食也。千古鄙夫

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鵷鵠，鳳鵠也。練實，竹實也。嚇，怒其聲恐其奪己食也。千古鄙夫

莊子於惠子最厚，既不宜有此種相疑情事，而腐鼠之喻亦太覺刺薄露相疑。為贖手所竄。焦註搜成疏謂搜索國中郭註揚兵整旅是以搜為復。

患失之態，只以一語寫盡矣。此段言貴者有貴之賤，而賤者有賤之貴，趣操不同，顧各有極也。承上察乎安危三句來。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兩人機鋒絕唱，異樣辯才。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言我與相知，然為人。若魚則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異類矣。故為不知之全。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言當反汝問我之本意也。女安知魚樂云者，是明知我之知而問我矣。我以身居濠上而樂，則在濠下者可知也。此段言人

問我之本意也。女安知魚樂云者，是明知我之知而問我矣。我以身居濠上而樂，則在濠下者可知也。此段言人

如一全字百尺竿頭進步之法。謂從頭算起也。故為相難是欲得其所以然之故也。物理人情無以異也。



情物理自可相推。魚遂其樂亦自得其天者。故魚忘江湖。人忘道術。其致一也。

道者大理也。明之者是之。謂大方之家。曲士不得而與焉。以所見小也。曲士所見無過於仲尼之間。伯夷之義而止耳。殊不知在天地之間。凡為五帝三王仁人任士所不及者。正未有窮。是大小之數較然。不可不知矣。然知之又不以有定者為知。而以無定者為知。蓋遠近今古盈虛坦途之故。理所必然。人之為知。總屬多餘。區區而計大小。未足據以為得也。何也。大小之名。由人所見而造。故精粗之異。便率期於有形。乃道之所在。固有不可

以小之以疑不字誤

期精粗。立於言論意致之表者。非天人之行。佗同其德。惡足以有合哉。夫大小之所在。而貴賤分焉。惟以道而觀。蓋有殊。其時以異其用。欲求為貴賤大小之倪。而絕不可得。則辭受趣舍之間。夫亦有所決矣。反衍謝施兼懷萬物。惟無方者。所以語大義之方也。有為有不為。適還其化之終始。其所貴於道者。特以明理達權。物不能害。有得乎內。天外人之功。豈猶以人滅天。而失反真之道邪。海若之告河伯。以此譬之。夔蚘蛇風。雖有異同。各因其天。不在多寡有無之數。至於以小勝為大勝。則有



莊子內篇  
卷之四  
以勝乎物。如孔子圍於匡，卒致將甲者，請辭此物，莫能害之。一証也。豈如公孫龍自適一時之利，而徒以取困於人哉？是以神龜寧曳尾，而不留骨；鷦鷯食練實，而忘腐鼠，皆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之故。明道者必如儵魚之出遊，從容自遂，其天之樂，物我之間，皆得其性。始為反真之極則也。是篇大意，自內篇齊物論脫化出來，立解創闢，既踞絕頂山巔，運詞變幻，復擅天然神斧。此千古有數文字，開後人無數法門。但其中孔子遊匡，公孫龍問魏牟一段，意頗淺膚，疑為贗作，姑指而

出之。

外篇至樂第十八

陸註：二無有哉，反詰言決是有也。數奚字是正詰。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問起勢甚憤吼。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所樂如彼，所苦如此，總以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

本求逸樂，而反生憂懼，非愚而何。但說不肯用，不敢不用，便索然無味矣。得字耐入多少，嚼



久憂不死恐死也  
 古人戒子之言所謂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善欲使汝為善則我未嘗為不善即此意踴循踵俟而循其所為也前言不得樂此四層言得之亦不樂或持前三層貼富貴壽此層貼活身如此穿鑿是至樂之外又有個活身活身之外另有個至

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若也。其為形也亦遠矣。此三段分  
 貼富貴壽三等根。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踴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踴循。逡巡退聽之貌。言忠諫不見聽。即當却去。不必與之爭也。此段單貼善字。根可以活身句來。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

樂矣。殊屬表裏無俗之所謂樂也

勞苦猶恍惚也。職職並有並行不相害悖也。起處教異字是翻起無為此是正結。  
 歌字樂字天字是文中線索

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無為所以無樂無譽。所以為至樂至譽。至樂與上富貴壽相應。至譽與上爭名相應。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芒。即混芴。即芴。穆之義。職職。繁殖也。此總言無為而無不為。至樂活身。皆由此也。此段是一篇之冒。步步相生。針線甚密。無一毫滲漏。恐非莊叟所作也。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盆。瓦缶也。鼓之。所以



感觸也

芒芬二字承上

節落脉

前言無生此言

不死俱加一陪

宣染法

晋人極言玄理

而情之所鍾往

往自累此所以

學莊而僅得其

膚末也

李云支離忘形

滑介忘智所休

人死則心息也

莊子四

卷之四

三

也。節音。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也。○莊子絕是近情之人。此句便自己道破。○槩，同。○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芬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本是如此。目前常人且偃然寢於巨室。○以死為寢，絕無分別。驚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此模樣果何為，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命，天命之流行，即邪，真個無謂。○尋於無已，不必作命運說。

柳柳也或曰柳

猶音通陸註柳

者障柸之柳二

人觀於墟墓之

間意想所致條

有障柸之柳出

于左手所肘處

不祥之徵殆將

死矣化死也與

孟子化者同

生非我有而况

柳乎生者塵垢

言離附不必擊

定算一件要緊

東西也

雖化及我亦不

妨而况柳乎

此段是言生人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冥伯，已死之稱。猶冥漠君之號。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柳，瘍也。柳多癰腫。其意故以為瘍瘡之喻。臆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假借，即佛經所謂地水火風四大假合是也。生既為假，又假之而生，生焉是不過如塵垢之集耳。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觀化，觀天地之化而化及我。謂我之身亦在化中。使我隨化以生，生固其宜也。說得我生絕不相關，則我之為我果在何地，此處可悟。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擿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

莊子四

卷之四

三



之累非死人  
之樂明眼者自  
能辨之五為此  
乎謂嗜欲而死  
刑罰而死憤激  
而死飢寒而死  
哀邁而死  
細玩此句及結  
句本旨自用  
以天地為春秋  
猶從容之意  
南面王樂第言  
從容自在之意  
生人之累究不  
能免也

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  
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五問錯  
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  
辯士諸子所言皆人生之累也諸子所言謂子所問諸語  
也○就伊問語翻跌極得  
闕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  
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  
南面王樂不能過也想當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  
形為子骨之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  
髏淡曠感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齊作

暗喻齊侯不足  
此深言大道也

人惑則死指顏  
回擗暴人而死  
看孔子直覺  
向自明

此段齊生死之意當看得活動淮南子曰始吾未生之時  
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即此意若  
說莊子有厭生歎死之心便是痴人說夢矣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  
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  
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太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褚布袋也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  
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  
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人惑  
若指顏回以擗暴人而死則與上下文俱不相貫若指齊  
侯恐世無惑言而死之人此等拙筆欲以擬莊何不自量



引喻之事只宜  
輕輕帶過着意  
鋪排便成呆板  
識者當於此等  
地步驗其真偽

名止於實小不  
徒之懷大知不  
使之汲深也義  
設於適不泰留  
具牢以養鳥也  
條達則人心惑  
福持則已可保

也。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  
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  
一鬱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  
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淡林遊之壇陸浮之江  
湖食之鰕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  
以夫誹誑為哉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  
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  
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異故也。  
此處又竊齊物論篇內數語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  
改易字面填入何若乃爾

撥開蓬州也真  
真之中獨見曉  
為夫誰得而參  
之死非真死生  
非真生

宜茂公註養如  
中心養養之義  
憂也此說正與  
下句歡字相對  
豈與衣二者俱  
為水中之州  
此救種太約言  
人既腐而為土  
隨所遇而成物

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情義設於適後人  
所安也條達者通於人福持者利於己此段似指用世  
而言撥撥於此甚屬無謂其文之平庸淺膚不問而知其  
為偽物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曰惟子與女  
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  
攬扶也。惟子與女四字不可  
斷讀看他說出惟子與女四字妙  
莫逆知己舍此便無可與言矣。

若果養乎予果歡乎。  
若果養乎。予果歡乎。言  
絕於天地世界中只尋得此。若果養乎。皆未可知。蓋死者  
莫逆知己舍此便無可與言矣。若果養乎。予果歡乎。言  
果以死為安養乎。予果以生為歡樂乎。皆未可知。蓋死者  
不終死而生者不終生。將變化無所終窮。以起下文之意  
諸解種有幾得水則為。塵浮水。得水之際則為。蠹蟻  
失之。種有幾得水則為。塵浮水。得水之際則為。蠹蟻  
之衣。水土之際水得土氣漸凝漸厚遂  
有體質其色沉綠名為。蠹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



轉轉相生而土  
化為人。人化為  
生以見未嘗死  
未嘗生而死者  
不必養生者不  
必歎也。蟻蟻食  
鳥足之根而化  
者胡蝶食鳥足  
之葉而化者。蟻  
蟻蟻皆蟻動  
之物。由斯亦至  
腐壤。七物皆角  
翹之物。不第枯  
竹也。羊奚神近  
乎竹而使之不  
第生而之死也。  
久竹生。生。靈。死  
而之生也。

莊子因

卷之四

三

鳥青苔漸漸近土。生於陵也。化為鬱棧。則為鳥足。鬱棧。糞  
為陵鳥。陵鳥。即車前草名也。  
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膏也。化而為蟲。  
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鵲掇。鵲掇。千日為鳥。其名為  
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醢。食醢。蟻  
乎食醢。黃軛生乎九猷。脊芮生乎腐蠶。腐蠶。螢也。羊奚比  
乎不第。久竹生青寧。羊奚。草名。其根若此。合於久不生。青  
寧生程。程。或解。程。生馬。馬生人。馬生人。按搜神記。秦孝公  
難。以致。誼也。楞嚴經云。人死為羊。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  
出於機。皆入於機。出者牛也。入者死也。機者。陰陽二氣之  
動也。此段說出許多物類相生。諸解

漆園引列子之  
說。正是虫臂鼠  
肝。隨天付與境  
界。註引入死為  
羊。不必梳者。陰  
陽摩盪消長之  
機也。此段極力  
發揮未嘗死未  
嘗生之義。蓋以  
為死則固生于  
彼矣。以為生則  
固隨機而化。而  
物未嘗自生。呈  
其生之本來面  
目也。

無所攷據。姑存疑。以俟後。大意謂  
人之生死。皆造物化機所動也。

天下所貴而不可必得者。至樂活身是矣。顧俗以富貴  
壽善為尊。以貧賤天惡為下。誣誣然以求之。大約為形  
起見。而究不足以為形謀。是其所為樂者。皆所為苦也。  
孰知至樂活身之術。以無為而始有。蓋無為而無不為。  
天地之化也。人亦當順其自然。任其死生變化。而不必  
有所動於中。則無為之道。長樂長存。皆以此矣。故有形  
而變等之於四時。鼓盆不哭。所以忘乎人之死也。觀化  
而及視之。為晝夜。柳生無惡。所以忘乎已之死也。猶未

莊子因

卷之四

三



莊子內  
卷之四  
也。生爲人間之勞，死爲南面之樂。髑髏之夢，則有生不  
如死者焉。是併忘乎齊等之說矣。猶未也。萬物皆出於  
機，皆入於機。列子之見，則又有未嘗死，未嘗生者焉。是  
併忘乎生死之名矣。此皆能得乎無爲之道，以成其至  
樂活身之術者。豈俗之所能識哉。此篇鼓盆支離叔空  
髑髏百歲髑髏四段，理解精闢，得未曾有。可上擬大宗  
師篇內子祀子桑戶孟孫才三段，但議論稍遜耳。細玩  
應入秋水篇中，以爲生而不悅，死而不禍，樣子疑散佚  
之後，好事者遂撰出此篇首段，因而攙掇其中，此猶可

置勿論。但忽添出顏淵東之齊一段，與上下文絕不相  
蒙。其文之庸弱不堪，醜態備見，爲可憾耳。彼贗作者不  
覺自欺欺人，然淄澠之水合，尚有能辨之者，况魚目混  
珠，安可掩乎。



外篇達生第十九  
如世之眼未解  
并皆粉生之所  
無以為者也  
自天所得謂之  
生自天所謂謂  
之命情故也  
所無奈何其天  
壽不一同歸而  
殊塗也形不養  
外形有何效驗  
也生區者有之  
矣郭註守形太  
甚故生區得之  
以富貴行屍等  
為解未必  
必不能免者而  
後為之如棄欲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生者形之所以為形。無  
以為身外之物。無所用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謀之無益也。養形必  
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如富貴而夭折者。物  
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如行屍走肉  
人未死而神  
先去也。此四語承上四語。言達生達命者見及此也。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  
夫。言此形若。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  
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世者如世人所。雖不足為而不可  
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如衣食俯

莊子內

卷之四

達生

三



衣飢食是也  
弃世不以世事  
為務即下所謂  
尋事也與彼更  
生言憑他把我  
變做虫臂鼠肝  
故下文遂用遺  
生緊接不失其  
所受之正

合則成體散則  
為物始確形精  
不廢乃能移  
造化之權而不  
隨物以漸滅也  
反以相天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

第一

卷之四

三

仰。必不可廢者。為之不免。則累亦不免矣。棄世。出世。如今人出家入山之類。諸解憤憤。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無累。不為世事所累也。正

乎。得心體之本然也。更生。更得個活身的事。奚足遺。遺。忘也。此句作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語

與廣成子所言無勞女。形無搖女。精夫形全。精復與天為同意。此更明其所以致此之故也。

。形不勞。則形全。精不虧。則精復。天地之所以長久者。以常清常寧之形全也。以常健常順之精復也。故曰與天

為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

。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然與天為一之故何也。蓋

母然。氣合則聚而成形。氣散則返於無始。惟形精不虧之

人。方能入無出有而生。變化如薪盡而火無窮也。故曰能

也

不窒不熱。如列子云。何謂石何謂火也。万物之

上。如揮斤八極。神氣不變。是也。

言氣既守得專。一則不覺。万物

相感。色也。身外

之身。等說是後

世方。添出引

之非。是知巧果

敢之。不足以先

乎物。是色而已

終為。迹象所累

而已。此物字指

工夫。已就現成

移。精而又精。言造其極也。相天。言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也。道家謂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確有此理。非迂語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入金石無碍也。蹈火不熱。行乎

萬物之上而不慄。如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石。請問何以

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蓋至人

氣而成。身外之身。故能如此。居子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

非知巧果敢。有心以勝物也。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若以形

與物皆為物也。物之相去。幾何。亦何能立乎。則物之造乎

物先而獨勝之乎。蓋以其不離於形色故耳。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則

物

物

物

物

莊子

達生

三



境界而言。不形所以能入物也。無所化所以能不得也。是此種工夫境界也。濫也。所以無所化之故。端端倪也。所以不形之故。通乎物之所造。至此則立乎無物之先。以無厚入有間。入物而不為物所入矣。

遲音惛也。

之中。有生於無生。死而不死者。得是道而窮盡之。彼將處自能離形超化。至於物先也。外物何得而禦止焉。彼將處乎不滯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不滯之度。適當而不而窮也。皆純氣之用也。處之藏之。以遊於萬物所藉以終。所藉以始之處。即所謂造乎不形。止乎無所化是也。壹其性。則不二。養其氣。則不耗。合其德。則不散。此是以通乎物。斯能與造物者遊也。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如是則其自自然之天。所守既全。其神自無間隙。可乘矣。外物何能入。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其舍乎。與入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妙在乘亦不知必知其墜矣。是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交家進一截法。

看去似單承。稜字一邊。其實透發其神。無隙通身着力也。天如先天之天。藏于天。通乎物之所造也。飄瓦。喻莫之能傷。人之天。知巧果敢也。天之天。純氣之守也。不厭不閉藏也。不忽不軒用也。民庶幾用其真。其前節反以相天。俱在題外作結。

不。懈。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藏。於。天。藏。其。神。於。無。情。之。天。也。上。言。守。云。神。行。則。氣。行。神。在。復。讐。者。不。折。鑽。干。雖。有。伎。心。者。不。怨。則。氣。在。皆。本。於。此。飄。瓦。是。以。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者。由。此。道。也。根。上。聖。人。來。由。此。道。由。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大。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德。生。承。上。平。均。賊。也。生。承。上。攻。戰。殺。戮。故。天。可。常。不。可。厭。也。人。可。慎。不。可。忽。也。以。其。真。言。各。得。其。天。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痾僂。曲背人也。以竿



粘蟬曰承。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

丸。一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

而不墜。猶掇之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神定。而視審。可知矣。此言承蜩前一截工夫。

吾處身也。若掇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

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

翼。何為而不得。身如掇株之拘。臂若槁木之枝。則內忘我。而外忘物矣。不反不側。承

雖天地之大。三句。此言承蜩之時工夫。孔子顧謂弟子曰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僕丈人之謂乎。用志於端。則神凝定而不擾。

此所以為有道也。此段言藏神之用。

掇株樹木根椿也。昌黎詩寧豁

斷株糜。掇或作

掇。拘或作拘。求

側字翼字得字

音韻鏗鏘自然

相叶

此段亦根絕氣

之守意。承承蜩

尚然。養生可知

矣。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溪之淵。觴溪。淵名。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遊。浮於上也。沒。汨於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

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言與水相忘。猶知有水也。若乃

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

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

暇。没人竟不知有水矣。利害不入乎心。故暇也。暇則巧之所從生矣。以瓦注者。巧以鉤注

者。慎以黃金注者。婚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

重者。內拙。注。射而賭物也。鉤。帶鉤。矜。憐惜之意。重在外。則心已為外所分也。故拙也。此亦用志不分之喻。

即目無全牛。官知止。神欲行之

意

舍意中也

注以物相注而

博。擲不復如

操舟之以身試

險也

外重者內拙。帶

解一句。結出主

意。見守形太甚

則生機不遂也

莊子

三



○未用倒收文法。詰然而止。力有千鈞。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學養也。吾子與祝

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板簞。以待門庭。亦何聞

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

即吾儒所謂克己。須從難處克起也。

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羊已前行者。不須鞭。唯其在後

者。鞭之。以喻既養其內者。即當養其外。既養其外者。即當養其內也。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

潔清自守。不欲招內患。

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

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

平易近人。不欲招外患。

縣薄。無不走也。高門。大家也。縣薄。謂懸帷。薄於門首。間閭之小戶也。行年四十而有

心既入。則身不須藏。身既出。則心不須陽。諸解

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

全未理會。而字

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不鞭其後。不能勉其所不足也。仲尼曰。

柴立。有心而作

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入藏。有心於晦也。豹似之。出而陽。有心於顯也。毅似之。柴立。木偶無心也。中央。隨時顯晦。出無心於出。入無心於入。中

無心之用。中央

亦無心於中。三者俱得。則名極而實當矣。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

介乎顯晦之間

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

也不曰功極而

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此言嗜欲皆足。以傷生。而人不足

層澹染法

覺甚哉。養形果。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禮服。牢筴。豕

不養乎內。必入

也。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

也。

卷之四 達生

三



不養乎外則必有彫俎之患

豚植如蔡豎之就座被戮聚徒如范睢之羞曾出弄是也司馬云豚猶冢也植猶冢也

或曰談咲同詒說作急咲急歎息倦怠之義

而詒語也詒吐代反忿瀆鬱滯也不足委靡不振也

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

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

於豚楯之上聚儻之中則為之豚楯畫盾也聚儻曲薄所

置於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未結反詰

有味可淡長思此或曰聚儻卷筴也盛羊肉器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

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為病談詒或作嘔噦解或曰倦

從言應作譖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

鬼惡能傷公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皆用此法夫忿瀆

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忿瀆鬱滯結也土而不下則使人善怒

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此言

自傷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沈水也竈有髻音詒如美

女而衣音蛙龍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煩壤糞掃之餘積也東北方之下者

陪阿鮭音蛙龍蠶躍之陪阿狀如小兒長尺四黑衣赤憤大冠帶劍持戟西北方之下者

則洗陽處之洗陽豹頭豹尾水有罔象罔象狀如小兒黑色赤爪大耳長臂丘有莘

莘狀如狗而有角文身五采山有夔夔狀如鼓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

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

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

此俱鬼名不必發辭要知告敖本意原說處處是鬼以醒悟桓公也

陸云首一作手



之者殆乎此語極投合桓公平日心事聞之未嘗病而不愈者桓公驪然而笑曰

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桓公所見未必即是此物是英雄欺人鼓動人心處安知白魚赤烏斬蛇

渡水之事非造作出來陳勝狐鳴帛書亦即此意勿以成敗論英雄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

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此段言物累皆起於心之自傷非物之能為傷也

紀消子為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鷄已乎問鷄已乎可用乎曰未也方

虛僑而恃氣暴其氣以求敵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聞鷄之聲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有敵之者至致其雄

殺以待猶應之也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鷄雖鳴而不聞

望之似木鷄矣形如槁木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

朱註已可之誤諸註列子作雞可闕已乎此文脫略恃氣未見敵而思鬪嚮景似見敵而欲鬪盛氣既見敵而敢鬪無變難見敵而不聞

走矣此以為藏神守氣之喻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鱉之所

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為有若而欲死也使弟子並

流而拯之並流傍流而救之也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

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

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之水

旋入與汨偕出水之湧出為汨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任水不任己也此

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

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安字絕有妙用惟能安於陵者則能安於水此心無二用也故猶素

斯時不知有水

承調有道雖水無道縱橫說來頭頭皆是齊濟同水之旋似之也不為私不參以己意也



斯時亦不知者

也

斯時不但不知

有水亦不知有

我也

鬼斧神工也

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所謂習與性成者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

命也。於行險中發出一個居易學問。大奇大奇。此段與操舟意頗同。言藏於天。物不能傷之義。

梓慶削木為鐻。鐻者鐘鼓之懸。鐻成見者驚猶鬼神。疑其非人所成也。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

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

靜心。氣全則心靜，原是一層工夫。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也。忘利。齊

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也。忘名。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

體也。至此方是以天相遇矣。當是時也，無公朝。視公朝若無也。其巧專而外

滑消也。其外事之滑亂，吾心者俱消也。二句承上三層作總收語。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

見音現

家語喻治民此喻治身

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不然則已四字極直截了

當若稍有徘徊顧慮於其間，便不能靜心矣。則以天合天。因物付物，不離其自然也。器之所

以疑神者，其是與？此段亦與上段從水之道而不一同意。言與天為一之功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

弗過也。言雖組織之文，不過如是也。使之鉤百而反。使之圓而驅之，以百為度也。顏

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

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此段以為

工倕旋而蓋規矩。蓋猶過也。但以手旋而指與物化而不

陸註旋而成規曰矩者，其言成文耳

世累無窮，形勞精虧之喻。

莊子四達生



一則易至於極  
不極所以能不  
以心稽也

不外變一也不  
外從不極也

莊子

卷之四

以心稽指與物之相得若化之自然故其靈臺一而不極

心不待心之稽攷而始合也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

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會處境也無所變

安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從故隨所遇而皆

養生者忘乎物以全其天之自然也知有適尚有所不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問之也休居鄉不見謂

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音攢

於鄉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此君舉

是難與言矣語言粗率自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所

胆遺其耳目茫然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

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作為其事而不敢自恃長今汝飾

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

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

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

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

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

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

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謂其

所問皆為而恃  
長而宰故益  
如此

所會者俱非所  
問之意故恐其  
惑也

莊子

卷之四

達生

三



感而來非。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我感之也。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溪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言使之從容自得而食也。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歎。孔也。啓。開也。言所見之小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懸以車馬。樂鳩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此言全生之道。非至人莫能知。亦非至人莫可語也。

人之命於天而立於世者。形也。而生具焉。生之存而不亡。在乎世以入於天。故養形不如全形。遺生而後更

生也。然更生之道。文不徒在形。而兼在精。精與形相得而足。則天自在入之中。精與精相進而深。則人反操天之勝。何者。以其立乎形之先。守其氣以全其神。而端致其精之用。始焉離物以獨成者。終焉入物而無忤也。則至人所謂不窒不熱不慄之說。豈非開天之天。得更生之理。以遂其能移之功哉。彼夫承蠅小數也。操舟下技也。痾僕之用。志不分。沒人之覆。却不入。猶遺外。端內以爲功。况養生乎。雖然。此爲既養之後言也。乃若方養之時。則內外之功。不可偏廢。如單豹之虎食。與張毅之病



攻各有遺於牧羊鞭後之訓。則外患之豚楯聚儻。內患之忿瀆怒忘。皆形精交養者所當戒也。必其精於內者。不求應物。而形於外者。物莫敢應。如紀渚子之於鬪鷄。方稱善養耳。由是而進之。於天。則從水道不為私。呂梁丈夫。所以蹈水無苦也。入山林。觀天性。梓慶所以削鐻。疑神也。不然。世累無窮。以形精役於其間。鮮不為東野稷之馬。鉤百以取敗耳。又安望其如工倕。指與物化。靈臺一而不桎。以幾於忘適之適邪。讀此至人之行也。非至人不足以語此。篇中大旨發。內篇養生王所未備。

闡出精氣神三寶妙用。為玄籙開山秘法。段段設喻。精言如屑。長生久視之道。盡於此矣。莫與門外漢言之。



言此言是生入死之理也此矣其與門外之義也  
關山巖崖嘯三寶效其為古之於山林也則更難也

旁字句說斷另有神味

外篇山木第二十

已入籠絡則能鳴其不能鳴者所差亦不遠矣但人不能不入世即山中之木亦在世間耳借此發端蓋入開世之餘慨也言易成似是而非之境非自說自駁也浮遊謂不用意于其間而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不能鳴之鴈既殺恐再有客至能鳴之鴈未必可免於異日奈何奈何以此語之莊叟不知作何回答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



任其所之也無  
營則人不得  
而榮辱一龍蛇  
則我可得而居  
伸謂為不材  
之木則為不材  
之木實為材腹  
則為材腹既云  
其時俱化則已  
到時中地位而  
無肯專為友若  
落後一層矣然  
恐有知子莫者  
執其不材之  
中而定其探則  
誤矣故又曰無  
肯專為上下即  
浮遊之意和如

累謂有材而不自見其材之意然未免為物  
所物故似之而實非以不能免乎世累也若夫乘道德  
而浮遊者則不然乘猶騎乘所謂置身也浮遊於世而不  
世而出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  
世者也  
一下以和為量譽訾可否也龍蛇言其屈伸無定隨時變  
化而不一也上下猶飛潛也和即和光同  
塵之浮遊乎萬物之祖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  
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萬物之祖所謂象父物之所  
在也我得遊心於物之祖則物  
皆我所物而不見物於  
物矣尚得而累於我乎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  
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  
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若以己身為萬物之貴以道為  
人倫之傳則不能與時俱化以

太和元氣之和  
故下又遂言萬  
物之祖通乎鬼  
神造化之故則  
物且藉之以為  
消息而不物于  
物矣人倫之傳  
則不然入世之  
故大略乎此  
矣不說出所患  
何事并所以患  
之故蓋所患即  
在所行之中諺  
所謂說不出的  
苦也  
隱傷也約窮也  
飢渴至于隱約  
也胥疏相遠而

和為量者則材與不材均不能免矣。○世情薄惡如此。弟  
真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悲夫。兩字無限感愴。  
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內篇人間世說不材之用至詳  
且悉此又從不材受累處發出  
一段議論歸本道德自  
駁自解言下無遺蘊矣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  
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絕而  
行之無須吏離言親切而行  
之不離也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  
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  
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  
之上而求食焉胥疏與人  
相遠也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



至于江湖也。可  
馬云：骨須也。疏  
菜也。李云：骨相  
也。謂相望。疏菜  
也。  
不見一物也。  
或曰：建德即身  
毒。  
立德之殆也。  
所適所將二句  
起下猖狂妄行  
蹈乎大方與從  
心所欲不踰矩  
意同而文異。其  
生可樂所以解  
其憂其死可葬  
沒吾寧也。

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灾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  
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有其身而  
殺其國。雖  
憂懷萬端。而患慮愈淡矣。惟外不見人。內不南越有邑焉  
見已。左成至虛。天下之大解脫。無過於此。  
取其去。魯名。為建德之國。好個  
國名。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  
知作而不知藏。無私  
蓄也。與而不求其報。無人  
我也。不知義之所適。  
無分。不知禮之所將。無在來也。四句俱  
根少私寡欲來。猖狂妄行。而蹈乎  
大方。動而自  
合也。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喻道為物之所以終始  
也。此地方稱樂土。武  
陵源不足言也。王績醉鄉記。人  
以為絕唱。不知從此脫化出來。  
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  
輔而行。此段言除患之術。必歸心於道而後可也。君曰：彼

無形。偃則我自  
圓轉。無留居則  
物不阻滯。故足  
為車。

皆言廣大悠  
遠之意。  
到得獨造之地。  
則糟粕煨燼。皆  
無能為力矣。

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  
偃。無留居。以為君車。形偃。頭碍之謂。留居。滯守之謂。形與  
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此  
言入道者。當  
外其形骸也。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  
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  
無糧而乃足。此言入道者。當  
去其嗜慾也。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  
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涉江浮海。言泝流窮源。  
愈造愈深。將立於不測。  
而遊於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至此平日聰明  
知慮。一時俱廢。  
如送行者。至崖而反。君自此芒乎。獨行。入於寥天。去人  
遠矣。遠於人。則隣於道也。○莊叟善體物情。於徐無鬼篇  
撰出去國景况。於則陽篇撰出回鄉景况。於此撰  
出送行景况。淋漓曲盡。筆有化工。諱技至此乎。故有人

莊子因

卷之四 山木

三



素未得辨亦有  
憂既讓國而不  
憂故舉以為証  
也呂註大莫建  
德即萬物之祖  
道德之鄉虛舟  
不怒即乘道德  
而浮遊者也張  
攢闕也欽收攏  
也或曰邪助聲  
朱註三呼邪之  
上當登三呼二  
字  
虛已無心也人  
不怒則已無憂  
矣

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  
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亦且見有於  
人矣憂累豈能免乎言堯者舉讓國以見例也大莫廣莫  
與無人之野建德之國總形容其虛也憂累根上患字來  
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  
人在其上則呼張欽之一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  
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者向也虛而今也實也人  
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邪呼聲也結前以虛心為歸  
長人情  
曲盡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欽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

疑其毫毛不挫  
故問之  
猶言一毫法術  
不敢設也

收欽到看不見  
強梁頑梗也曲  
傳柔順也自窮  
彼自出于不得  
已也人之性各  
乎剛柔各因其  
自然則我之神  
不損矣大途大  
道也有大途緊  
對不敢設

成上下之縣設架懸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也三月而成言其速也王子慶忌見而  
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道一而已若  
矣故曰無敢設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去華務  
無起意儻乎其怠疑不意趨萃乎芒乎而無心也  
見也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不罪其隨其曲  
傳不私其附我者此因其自窮因其力之所自盡而不強  
故朝夕賦欽而毫毛不挫已上皆賦欽之術無容心其間  
也而况有大塗者乎大塗大道也奢未必為知道其行  
事猶如此况道德之有於心乎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

莊子因

卷之四 山水

三



粉音紛音

續餘也。亦如不  
候之亦謂戒備  
也。司馬云緒次  
緒也。

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  
鳥焉，名曰意怠。音而。依鳥也。其為鳥也，粉粉狺狺，而似無能。不能奮飛  
之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  
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與群俱也。而外人卒不得害，  
是以免於患。昔人言及此，遂以為天下衰亂，不可為矣。豈  
知後世為意怠之行，實多而究不能倣，倣於意怠之直木  
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  
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言以才自見者，不能免於患也。昔吾聞之大  
成之人曰：大成，大成也。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

道雖流行而不  
明居其功，得行  
其道而莫名其  
處，所以不  
揭日月而不自  
伐也。純常則似  
癡，景可矣。乃此  
於狂則所謂猖  
狂而踰乎大方  
也。  
不聞，不樂名譽  
著聞也。

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還，推以與人。也。此所謂有道流  
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得，應作德。名，應作明。二句言道  
居處以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純，純一也。常，平常也。純一其  
自伐耳。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心，平常其行與猖狂不知所  
之者，削迹捐勢，不為功名。削迹，杜門掃軌，捐勢，不事王侯。如此所以不為功名也。  
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功自彼立，名自彼成，不以我責  
責於我。人之成立，而人亦不得以此求孔子曰：善  
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赭褐，食杼粟，入獸不  
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鳥獸不惡，則無人患可知。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



陸註假一作般

布字作利字意講斜對累字

朱註林回曰三字衍

或曰夫以利合以下桑雩語朱註非矣

商周圖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雩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假國名亡亡命也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布泉帛也言若以赤子可市所值之價寡於千金為其累指壁而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迫猶近也人之相與必於窮禍患害時方能見得若平居慕悅微逐雖多亦奚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

故字中極有許多義蘊

緣如延緣其間之緣形緣則徐行翔伴之進步也情率則無抱前之進步也若形具而文自生則可矣或曰率循也物指學藝者

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無故二字絕佳世人反眼相背者即係昔日萍水傾蓋便握手指天誓日之人也當於初見時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伴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挹拱挹也虛文屬也以天其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真冷二淡也若水矣緣者因緣依附之意率真率也緣則命之汝戒之哉形莫如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不離不勞任其質之自然而性分已足也既不求文以待形又何資於外物哉物謂名以命之器以別之者此段根虛已來言與人定交亦當去文任質相屬以天也末忽另起一段似斷似續古穆奇奧變幻莫測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正縻結帶也係履履履而過

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德邪莊子曰貧也非德也士有道

德不能行德也衣弊履穿貧也非德也此所謂非遭時也

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柗梓豫章也攬蔓其枝攬把也蔓纏繞

也而王長其間王長言其志盛意得也雖羿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

得柗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

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

之間而欲無德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此

原憲貧憊之論已屬套談且昏上亂相等語殊非對君口氣比干剖心與貧憊何涉厲筆無疑

似戰國游士之  
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

歌焱氏之風槁木几也槁枝策也焱氏之頌也有其具而無其數有

其聲而無宮角無數無節奏也無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

於人之心犁然如犁田者其土釋然也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端拱則

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

也造至也尊己則至於大愛己則至於哀皆曰回無受天

損易天損之時不容不安故難謂富不淫無受人益難人益之來欲辭不

無始而非卒也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人與

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人與天皆本於自然任其自

即所謂據槁枝  
策也特用槁字  
觀貼圍城中樵  
悴具色  
雖無節奏調  
而自然使人愜  
意  
廣已謂恐其高  
視於我而不  
規矩之中愛已  
謂恐其切念於  
我而有動於性  
情之中天損人  
益二句頂實已  
而造大始卒人  
而造哀  
諸註皆當是望



本經多通用  
 泄如尾閭泄之  
 之泄運物而使  
 之泄所謂天損  
 也恐其廣已而  
 造天故天損人  
 益都說近裡着  
 已的話  
 褚註運物江南  
 言藏本作化物  
 彼利道也  
 我非為利也  
 盜竊指爵祿  
 魚註不給不暇  
 也社稷春秋系  
 社稷之時也燕  
 以春社來以秋

無已。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  
之理。窮極不行。猶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皆天地之氣流行。所以運動萬物。發泄而不可遏者。  
 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  
 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子。  
化而偕往也。順子之聽命於君。直易事耳。故曰易。  
 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  
進便順。爵祿並至而不窮。言其有加。物之所利乃非已也。  
 吾命有在外者也。  
外來之利益非己。本有是吾之命有在於外。故使然耳。  
 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  
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豈君子賢人所為。吾乃安然取之。故曰鳥莫知於鵲。鵲。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何哉。

社去。恐社時有  
 或驅之。不能不  
 畏人也。而集社  
 以見非社則無  
 所依。無受入益  
 之難也。然以社  
 之故而人不知  
 害。故曰智恐其  
 愛已而造其故  
 無始非卒。都說  
 安常處順的話  
 境界有出于人  
 為天為者皆天  
 也。人不能操造  
 物之權。乃天命  
 之本然也。故聖  
 人體其逝而全

落其實棄之而走。  
實。口實也。言有不宜處者。目不其畏人。及視雖棄其口實而不顧也。  
 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  
如上文所云。則燕畏人之至。不可處於人間之堂上。何也。蓋燕舍此別無可安身之地。猶人之社稷。鎮於此。不能他移也。喻人雖知人益之不可受。但不能離此世間耳。故曰難。諸解大謬可笑。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  
 化而不知其禪之者。為知其所終。為知其所始。正而待之  
 而已耳。  
一氣相禪。萬化無窮。不知誰為之者。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莫知其始。是故不可先迎。莫知其終。是故不可預待也。正而待之。以順其自化而已。  
 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  
 也。所生也。有天亦天也。  
天亦造化。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性從天命之。非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逝。即逝者。如斯之逝。乃造物所以為卒始人所得與也。



備也

司馬云獲也

殷大也

感字作經過意

諱

死利之徒有翼

不逝有目不觀

漆園之慨深矣

執蠶螳螂捕蟬

必先取一葉以

自障而乘蟬之

不見而以取之

也

醉音優陸註勇

諱也

莊子因

卷之四

異

者體其逝則何人非天何天非人自不受夫外來之損益矣。○此段亦根與時俱化來必順乎天道方為順時之極處。知天損人益之別則不至廣已造太。知始卒人天之合則不至愛已造哀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

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

逝目大不觀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留戀而觀一蟬左得

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

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目能觀翼能逝此鳥之真也今見

說本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言相為利者

此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恒相為累有

欲於物者物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以其反走則驚

亦有欲之也

音義三月一本

作三月不出坐

庭中三月

濁水踰異鵠諸

物清淵喻己之

真性

忘虞人樊禁是

不從其俗也

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自省。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

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

淵。動與物交濁水也靜而依覽清。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

俗從其俗不違其。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類

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以諄言。吾所以不

庭也。此段言逐物之利者。必有忘己之害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

惡。惡者貴而美者賤。貴愛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

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惡如雖有惡人  
之惡自以為美  
貌自以為醜貌  
小子之言真有  
天然之妙欲求  
免乎世此術最

莊子因

卷之四 山木

七



顯而易行。柔順而不失其正者

也。  
江註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此段

言有才不可自矜以取尤也

人○世○之○患○深○由○道○德○之○功○淺○蓋○道○德○為○萬○物○之○祖○順○時○而○化○非○猶○萬○物○之○貴○人○倫○之○傳○徒○以○取○尤○也○然○而○遊○之○又○必○以○虛○己○為○端○故○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後○遊○乎○大○莫○之○國○以○成○虛○船○之○用○而○不○至○貽○豐○狐○文○豹○之○憂○此○市○南○宜○僚○之○旨○可○與○材○不○材○之○論○相○發○明○者○也○若○非○宮○奢○賦○歛○為○鐘○特○小○術○耳○猶○能○虛○己○順○時○侗○乎○儻○乎○如○彼○送○往○迎○來○如○此○則○其○進○此○者○可○知○已○顧○思○可○以○語○此○者○惟

孔子夫孔子豈非淡受世患者哉大公任謂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即虛己以順時所以遊乎道德而免乎世患之術也然能虛己以應世而不能虛己以定交則疏者不至以患相加而親者或至以患相棄可奈何抑能順時以待人而不能順時以待天則在世本無逆施之事而在我反生逆受之情可奈何乃子桑虛見及此矣所云相屬以天相淡若水誠有得於形緣情率之遺訓也其虛己為已至矣是親交益疏徒友益散無復然矣即孔子亦嘗言及此矣所云無受天損無受人益誠有



見於天人始卒之相因也。其順時為已至矣。是廣己造  
大愛己造哀。無或然矣。不則見利忘真。則為雕陵之異  
鵲。自賢取賤。則為逆旅之美人而已。何能遊乎道德。以  
免世患哉。此篇闡發全身遠害之理。可以補內篇人間  
世所未備。大意以道德為眼。其所云虛己順時。乃道德  
中事也。精議與旨。可當涉世韋弦。惟莊子過魏王一段  
則係淺夫效顰。勦襲糺繆。極易指摘。乃當日訂莊者。不  
亟芟除。以致黎丘晝見。吾不能無遺議於郭子位也。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  
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謂與論道理。在  
往當於人心也。故

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

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

方曰。其為人也真。謂質任。人貌而天。貌雖入而心則  
天。所以為真也。虛緣

而葆真。虛緣。虛已而順物。葆真。養其  
真也。所以為人貌而天也。清而容物。是其自處  
於清矣。然

清者每患其過刻。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所  
又能包容乎物。

者不在言語之間。所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

稱道二字。下得  
有分寸。可見東  
郭順子是行而  
不言。此却言而  
未行也。  
貌雖與入同。而  
有天然之妙。  
虛緣。虛而與物  
委蛇。非實有順  
物之家也。真天  
真也。清而容物  
真涵養。意消。真  
陶鑄



士梗猶土偶言得貌而遺神也

或曰呂氏春秋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温伯雪子好矣又曰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高誘註曰擊一作目解符道也同人也

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遠者不可及也

全德指上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

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士梗

耳士梗猶土苴夫魏真爲我累耳此段言道在精淡俗學之粗迹不足言也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

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

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斲

見我今也又斲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振發出而見客入

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之客此必

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

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

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進退從容

道明乎義皆不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

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

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目之所觸而道自存無可以容於

此段言道有不言之教學者當知得意忘言之妙或曰按通雅目擊猶目及也淮南持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遠水並與同蓋借字也却憚傳子張但目擊耳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

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矣音撐步趨馳皆取馬而喻故

有奔逸絕塵之說瞻直

田子方

進退四句頂明乎禮義諫我二句頂陋于知人心目擊道存用反革暗接進退四句不容差用反華明撤諫道二字

奔逸絕塵所謂天馬行空一塵不驚也

不用規矩而人自發中節和

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境界然

彼是懸空說此

莊子相

卷之四 田子方

田子方



是矣說  
心死則雖生而  
亦薰然成形而  
無以為入矣若  
人死則固理之  
常也此方合而  
向之也万物雖  
待之成功而不  
能其之借出借  
入暗喻步趨  
後下求之以為  
有患之以為無  
俱根此意推揮  
出則万事作入  
則万事息万物  
亦然猶言万物  
之於心亦然此  
終轉到心字細

視。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  
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  
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  
不期人信之。不期人親之。無器而民蹈乎前。而民自  
歸。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總言夫子之大。可為而化。不可  
為。不知所以然。所以瞠若乎後  
也。仲尼曰。惡。可不察歟。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言此不疾而速之妙。皆心之用。所謂所存者神也。故心存  
則人存。心亡則人亡。人死雖可哀。不如心死。尚為哀之大  
也。心死。即齊物論所謂其形化。其  
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之說也。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  
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



心體貼自得。不  
化其心。以待形  
之。久而後。也。  
効物至成形。四  
句。是反言。心死  
者。知命。至日。但  
言置其。在天者  
。其在。我者。終  
身。與。汝。猶。無。行  
不。與。之。意。文  
臂。而。失。之。即。奔  
逸。絕。塵。瞠。乎。後  
也。所以。著。所。遣  
留。之。粗。迹。也。肆  
馬。市。也。唐。肆。空  
肆。也。馬。雖。必。求  
于。肆。而。唐。肆。則  
非。所以。求。馬。也

入則亡。人之有心。如天之有日。萬物莫不待之以成功。故  
日出則為存。日入則為亡。究竟日無存亡。但俱限  
於所。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萬物之生死也。  
亦猶天之於日。  
皆有所待。以成功。萬物之。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  
所待者。蓋心中之慧日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  
吾一受此。心以成其形。而不少離。以  
待其形之盡。則心之於人。相須審矣。效物而動。日夜無隙  
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  
且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倘不知此。心  
之當存。效物  
而動。則日夜特亡。有不知其窮期者。雖薰然成。形。奈命不  
可留。覺有不能繫已往之陳迹。惟見其日日往而不返。人  
生幾何。是吾與汝方交臂。而遂相失也。女殆著乎吾所以  
此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也。  
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女以  
步趨

莊子內篇齊物論 田子方



服如服習之服。等語。求吾是弟。見吾之所可見者。不知事過而道已化。不

忘。如人相忘于

道術之忘。惟忘

故陳迹難追也。

看下文故字甚

明。

有不志者存。眼

前看取不為遲

也。

雖然心不動也。

非人所謂操若

槁木。

物之初未有物

等語。求吾是弟。見吾之所可見者。不知事過而道已化。不

忘。如人相忘于道術之忘。惟忘故陳迹難追也。看下文故字甚明。

有不志者存。眼。前看取不為遲也。雖然心不動也。非人所謂操若槁木。

物之初未有物。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憇然似非人。動貌

似非人。嗒然。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似喪其耦也。

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憇然似非人。動貌似非人。嗒然。

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似喪其耦也。

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憇然似非人。動貌似非人。嗒然。

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似喪其耦也。

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憇然似非人。動貌似非人。嗒然。

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似喪其耦也。

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

之時也

辟關同口雖關

而不能言。燈言

其故之難明也。

將疑似也。似乎

如此。而未知其

然否也。

天本陽而地本

陰。而陽中之一

陰。初動陰中之

一陽。初動始則

互為其根。繼則

網細化生。

莫見其形。此言

造物也。莫見其

功。此言化育也。

此言生物不已

也。

聃曰。吾遊於物之初。物之初。即依門。所謂父母未生。孔子

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

議乎其將。將者。且然未必之詞。以心思言論。至陰肅肅。至

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

焉。言物之初。混芒一氣耳。氣有陰陽。而陰陽之生也。則互

為其根。故陰陽交和。而物自生。周子太極圖本此。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

維之。究不知其誰為之者。消息滿

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成和物生。

造化運動推遷。似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成和物生。消息滿

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成和物生。消息滿

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生死所出入之機。與生死

卷之四 田子方

莊



是謂立於物之  
先者宗主也

喻言習慣成自  
然也

言万物不能殊  
致也

真故為物之和。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宗猶大宗師也。惟其宗之。所以遊之。孔子曰。請問遊。是。問遊是有何所得。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謂先天一无。人身中至寶得之。者如醉如癡。故曰至美至樂。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問其所以遊此之法也。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淵。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疾惡也。獸蟲所以不惡變易者。以藪無異草澤。無異水地。雖少變而大常者自在也。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即德充符篇。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之義。棄隸者若棄泥。

不以物之變而  
失其為我也  
萬化相乘而無  
有底止我皆可  
以乘化以遊故  
不足患也解  
乎此及之而後  
知也說作脫  
如如尔雅註并  
泉一時有水一  
時無水之有  
井則水自然而  
生有至人則德  
自然而具物不  
能離所謂物

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隸屬也。知貴在我而不失。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鮮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假借也。說仍作如字。鮮言古之君子皆不能為此語也。此段一轉。又從言論筌蹄上發出。修證實義。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此種學問原是一毫造作不得。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醢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醯醢。醋中蟻蠃。發覆。啟幕也。此段言欲存心於不死。必先遊心於未生也。

莊子內

卷之四 田子方

五



緩可勇作緩

謂亦時氣而淺  
薄無味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中國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雖曰寓言，大不近理。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忽插此段，洵屬無謂。細味文氣，洵非莊子之筆。林獻齋何必以年世相違為疑乎？

指井厲之危風  
雷之迷

以萬二段為主  
通雅云：荀子，埤  
埤非變也，其易  
坦坦同魚註，僅  
僅猶漚也。

或曰：旁礪，礪  
一音之轉，太玄  
中首旁礪地之  
形。  
持執也，非以鈞  
為執，而有所以  
鈞之故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指父頑母嚚常故足以動人。此段根上，喜怒哀樂不入其胸次意。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僮僮，矜貌。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槃礴，箕踞也。贏與裸同。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此段亦屬後人擬筆。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言此丈人釣矣，而其釣不釣，蓋非持其釣，而文以釣為事者也。常常如此持竿自適而已。



之字作其字講  
大夫一作夫夫  
為是古夫大通  
用大山始皇石  
刻文曰御史夫  
大即大夫也  
或曰偏特也猶  
一令  
說來俱不像彼  
時氣局  
魚註樂毅魯云  
藟丘之植植於  
文實此解植字  
之義也

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  
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語意糾纏雅弱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  
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駸馬而偏朱蹄號曰寓  
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  
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  
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無變令也偏令無出○無專  
也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不獨朋黨也長官者不  
成德○不居功也黷斛不敢入於四境○不懷疑也列士壤植散羣則尚  
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黷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

范云邊疆植木  
以為界壤植鄰  
封混一尚同之  
意

循人情斯須  
所謂不忍百姓  
之無天也  
盈貫至于穀也  
肘上先為象人  
句作襪適矢復  
沓前矢行而後  
矢相及也方矢  
復寓前矢未寓  
而後矢已起也

候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  
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  
身無聞○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可勝粲然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  
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  
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循斯須循人情於斯須也文王用機械仲尼喻斯須雖鄙夫猶羞稱之矣此等議論此等筆法乃敢擬莊吾不知其是誠何心也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貫鏑也措杯水其肘上○言平直之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言前矢適去而後矢復搭搭者方發而後來之矢復寓於弦上當是時猶象人也○象人木偶也形容伯總言其敏捷也



江註射之射所  
要者在彼不射  
之射所守者在  
我  
遂巡局束無可  
容也背無可容  
足垂在外極言  
其險之至也

何承天云其人  
呼瞬目為悔目

栩栩和適之意

莊子

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言能以巧用而嘗與不能以神用也

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遂登高山

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讀至此便覺毛髮悚然矣

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

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

恂目之志恂目猶爾於中也殆矣夫此段根上不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

憂色論語載係令尹子文之事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

栩栩心平而氣靜也此便裝假不來子之用心獨奈何不似謝家展矯情鎮物令人冷眼觀破

躊躇四顧正栩栩之所由發也人為貴人以賤俱所不知也

或曰淮南引此章高註說親也

經于驪山大行而不能難處小隘而不塞立脚步位在此介礙也其人者不過塵

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彼指人為也我為令尹則人不得為令尹人為令尹則我自當不為令尹躊躇四顧高視而曠觀之也根上段得其所一而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非言可窮也美人不

得濫非色可淫也盜人不得劫非威可扇也伏戲黃帝不得友非世可係也

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億充滿天地

莊子

卷之四 田子方

五



垢穢糠子神無

林註此意即則於我而不失

者我足而尊足

已不問國之有

無也其意在楚

不足以存一

向此段亦承上

得失非我而無

變色來沈註少

頃之間而左右

已三言凡

顏面問於仲

尼章

方註吾與汝交

一臂而失之

矣即無行而不

失

矣

矣

矣

矣

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有句出老子。此段言身外之物於真我本無加損。根上貴在

於我而不失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此真左右之見也。描寫曲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

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

未始存也。此段存亡不係於我。則我之存亡亦不係於國。亦根上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句來。

有道者。非可以言傳。見道者。不必以言受。蓋道不在人

而在人之心也。人之心貴求乎不死之實。而不死其心

之術。又貴立乎未生之前。此其間有至微焉。非有得於

我而無動乎中者。未足以語此耳。如東郭順子、溫伯雪

子。皆所謂有道之人也。子方之不能稱。夫子之不容言。

豈無說與。亦以可求於言辯之間者。為有待以生。有待

以死之人。其不可求於言辯之間者。為忘乎故。吾吾有

不忘之心也。死而不亡者。壽則薪盡火傳之說矣。顧大

化密移俯仰之間。輒成陳迹。而欲求於交臂易失之頃。

非遊心於物初。以期得乎至美至樂。鮮有不効物而動

而蹈心死之大哀也。然而遊心亦未易言也。物之初一

而已矣。死生終始。皆後起之名。惟得其所。即四支百

與三子之與

吾終身以此身

示汝今以為不

可及。是猶不曾

面臂相交。只交

得一臂而相失

豈不可哀哉。汝

所言者。特見吾

之可見者耳。若

見也。彼夫子白

波也。彼以淨空

空虛矣。而汝求

之以為有如求

三子

卷之四 田子方

五



嘗大忘之又恐  
顏回其終不  
及雖然汝何患  
焉忘之中乃  
有不忘者存所  
忘者執著也不  
忘者至真也汝  
把吾之口說忘  
忘之則無得之  
得即為真得而  
其不忘者在此  
矣

又按淮南夫乘  
舟而怒者不知  
東西見斗極則  
寢矣夫性亦人  
之斗極也以有  
自見也則不失

體猶屬多餘其四支百體之外所云得喪禍福者又無  
論已此遊心者貴在於我不特無患心之實亦併無修  
心之名方為極則矣孔老之旨其為道豈有殊哉此其  
道惟百里奚有虞氏得之彼列禦寇怵然有眴目之志  
未足云也若夫孫叔敖在彼在我之說凡君未亡未存  
之論庶幾於遊心物初之旨也哉篇中結穴處在夫子  
老聃二段詮闡道要已無遺蘊首二段引起心學之精  
不在言論之末後數段舉為道之人言其心之無累如  
此作個証佐惟魯哀公宋元公臧丈人三段語氣不屬

立義亦淺非南華手筆無疑余非過為指摘也

田子方



--	--	--	--	--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位水隱斧喻幽  
隱之中白水孤  
闕喻半明半疑  
帝官黃帝喻心

嘆嘆聲項羽紀  
匪父曰唉孺子  
不足與謀  
忘其所欲言者  
此句變化不測  
如演雜劇令人  
飽觀不厭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吾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道之為物。無名無相。無有知者。無得者。無不得者。知之問。添出思慮。無有安者。無不安者。無有等語。所謂無風起浪。頭上安頭矣。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而賭狂風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風。狂風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官。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

莊子

卷之四 知北遊

五



以其無可致無  
可至也  
或曰荀子禮聖  
人之傷也其此  
立意異

今指一世之人  
而言已為物而

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三句出老子是  
全段肯綮，大抵落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任其自然，斯不言之教也。致之至之，皆屬造作。故道德之所不取，道德之中有仁義禮仁，猶近也。為之可也，義則過於分別，虧之可也，禮則相助為偽而已。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五句出老子。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三句出老子。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

不能歸根，彫琢剝削而不能至于道德也。大人則且湛于禮美而不入，故歸根易也。  
夫不能歸根之人，惟以生死為患，豈知死生無定，莫知其紀，患之亦無益乎。生死皆一氣所轉，而不足為患，禮美又何為者。  
聖人處真，精神奇如一，故任道而無所作為也。劉本作天地之

為物猶朴散而為器，其易也。其唯大人乎。大人所以能歸也。歸根謂返於道德。然不與起分別耳。此句起下意。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生死為徒，吾又何患人之最易起，分別者莫如生死。不知生死，亦任其自然。出入於造化之機也。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孰知其綱維是乎。大約盈盈天地間，只是渾芒一氣，以息相吹，或聚或散，頓成生死異觀。如佛家所謂四大假合，死而復散之說也。若不以生死為異，更相為始，則未知孰故。萬物一也，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之。今人皆以生之為死，為臭腐，而惡之，大非也。豈知神奇臭腐，反覆相因，無有窮也。故在天下間皆一氣耳。聖人則處之如一，不起分別。

莊子內

卷之四 知北遊

齊



一氣耳

知問黃帝而知道所謂心與心識而非得意忘言之象故終不

近神明鬼神也其波百化體物不遺也莫知其根道之隱也自古以固存道之費也劉本作合彼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天下無窮道之物也

別在其自然此所謂道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

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

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

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

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明乎道

非知可得。故以不知為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未收狂

真是知之為不近也。點出無為謂蓋無為謂惟以不

知終也。狂屈便多此一聞矣。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

不說。三語與論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數語同意。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

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觀於天地亦體。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

其自然而已。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人之神明至精。似

與彼百化之物。已死生異變。方圓異象。實不知其所以然。

之本根。惟見翩然萬物。而無物之不自古固存。而無時

之不然。是故無所容吾知也。既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

無所容吾知。何所容吾言哉。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

為小。待之成體。不在。故六合雖大。而此道不離於其內。秋

毫為小。而其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沉於兩間。日新

亦待而後成也。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以此而不愆其序。惛然

而不。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以此而不愆其序。惛然

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若亡也而實存。

若亡也而實存。若亡也而實存。若亡也而實存。若亡也而實存。

沈浮消長也。惟道與消長。故物能日新。各得其序。並行而不相悖也。存于中而惛然若此。神其用而油然不形。万物皆育。而不知其為之者。惟有大美而不言。故也。觀于天地之謂是。現成指點。可以觀于天。則勉入法。天以無為也。正汝形。遂其生也。一汝視。徧不在外也。天和性。

生好因

卷之四 知非遊

三



體冲和之氣也。播汝知內緣不起也。汝度外事不接也。神將來金神能守形也。瞳焉云云。任其性也。無求其故。不知其所由來也。睡寐點出得道境界。恍惚入神。真彼之實有所知。而不陳迹。自持。故能如此也。昧晦。猶諺言糊塗也。惟無心。故得昧晦。不可與諷喜之甚。而反言之也。

神。萬物自生。自育。而不知其誰為之者。此之謂本根。段與中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一節同意。可以觀於天矣。以此觀天。則天之所以為天者。居然可知。離。則歸根之道也。此段從上面歸根。意發出。議論精微玄妙。與上若斷若續。奇甚。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身妄動。目不妄視。則專氣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慮出入致柔。而天和將自至矣。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然如新。而神將來舍矣。故字對新言。瞳然。無心直視貌。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故字對新言。瞳然。無心直視貌。如新。然言未卒。齧缺睡寐。當下頓悟。收聽返視。凝神。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

委如委之于經。之委入得天地之氣以生。故曰委和性命隨天地以順布。故曰委順。子孫因天地以繼。故曰委蛻。此皆天地遺棄之物。人偶然得之。便粉之以為者。則非矣。三者亦天地自強不息之陽氣也。若陽氣一息。則行處食俱無矣。既言疏淪淪。而又言培擊。則

持。真其實知。言天機無妄。自能相悅。以解。媒媒晦晦。無心。而不以故自持。即上文無求其故之意。媒媒。昧昧。無心。不可與謀。狀其被衣至此。實忘其為。入。非贊詞也。淮南作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身居。卷中若新。生。貌。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委。積聚也。四大假合。故曰委形。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陰陽二五。交有。生。故曰委和。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既生。則有性命。而二五之妙。順則成。入。故曰。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形相禪。無有。故委順。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



非求其精明而第欲成空洞無物之象所謂虛室生白吉祥止也。崖略自傍而彷彿其大略其中之精詳固不可得而言也。生於冥二由無極而至於太極也。生於無形由太極而分陰陽五行也。精神即二五之精也。生於精妙合而凝理與氣俱而成形也。以形相生再足。見徒具。

又胡可得而有邪。疆陽即健動之義。天地以之生物者舉吾之身亦皆非吾所有矣。則執着此道以為吾之所得。不亦妄乎。佛氏所謂人法雙忘。乃成空到者。其義可想矣。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淶雪而精神。措擊而知。疏淪。通其滯也。淶雪。滌其舊也。措擊。去之也。夫昭道。宵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宵然。淡杳之義。崖。邊際。略。粗略也。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四俱。是無中生有。精神之精。即道家所謂先天之精。清通而無象者也。是性所自出也。形本之精。即易繫所謂男女媾精之精。有氣而無質。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夫形則不離于物也。無門無房。打破一切苦惱。地獄皇三正解。道字用心不勞。則亦物無方矣。淵二觀二二句。是贊不加損益。運量是有為。從資是無為。君子聖人之道。于此處見界限。中國有人不着邊際也。非陰非陽。不落頭晦也。直且為人堯舜其人。同也將及於宗。

有生矣。則因而生。生。既生。生。則不能無死。然其生而來也。不知何自。其死而去也。不知何止。無出入之門。無住宿之房。在其死。生來去。如通衢四達。邀於此者。四枝疆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邀。猶邀諸路而得之也。得道之人。外而肢體。內而思慮。耳目。莫非道妙。故用心不勞。應物無方。信乎不可不邀而得之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此言用。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夫道之難博。知辯慧。俱用不着。固不待言矣。而此中功候。損益皆無所加者。則聖人之所守也。損益。即忘與助長之說。文氣抑揚盤旋。淵淵乎其若海。言其存。而巍巍乎其終。則復始跌宕有致。淵淵乎其若海。不測也。



立於物之先而  
萬物往來不置  
也本即上形本  
之本謂造物生  
久之根本也暗  
醜梅壞中所發  
之泡三之起滅  
有先後猶人之  
生死有壽夭也  
由是觀之不過  
須臾之頃耳果  
藏有理所結有  
先後大小猶倫  
之存也  
調是此我和決  
者便心之以德  
偶是與我對時  
者便心之以道

莊子內

卷之四

三

也。言其動而運量萬物而不置。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  
物皆往資焉而不置。此其道與。其裁成輔相以成物曲之  
外著之端耳。必其無心於運量。而萬物皆往資始。中國有  
資生而無有終窮。方為道之至極。此言道之體。中國有  
人為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  
焉。謂聖人也。非陰非陽。言有無死生不足以係之。處於天  
地之間。直且為人。所謂有人之形者。故曰中國有人焉。此  
入世法也。將反於宗。所謂無人之情者。故曰非陰非陽焉。  
此出世法也。反宗即遊於物初之說。此言遊乎道者之  
人。自本觀之。生者皆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  
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惟反于宗。則其德與冥冥者  
蓋自其宗觀之。非惟無形。抑且無生。非惟無生。抑且無氣。  
氣動而有生者。氣之聚也。如人之有醜醜者。然醜醜梅漿也。

德是同得。頂遭  
之不違道。是各  
行頂遭之不可  
謂。非一段議論  
並非泛說有生  
之慶。正策人以  
不可不及時得  
道也。生非我有  
本天之所付以  
翰。拜吾之神知  
者。至于解焉。墮  
焉之時。則紛紜  
宛轉。而不復能  
自主矣。  
不養其形。而形  
全。欲養其形。而  
形不全。因上文  
而引。似是以而

莊子內

卷之四

三

音。久醜之也。壽夭相去幾何。同歸於散而已。人生百  
年。直須臾已。何足是堯桀。堯桀。堯桀。於須臾之頃乎。果  
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亦自有文理。而不亂。人道之大。雖難與果  
亦自有文理。而不亂。人道之大。雖難與果。亦自有文理。而不亂。人道之大。雖難與果。  
旅比倫。然所以相齒之序。未嘗有異也。聖人遭之而不  
違。聖人處此。如父子。無所解。君臣。無所逃。亦過之而不守。  
過矣。然而化。未嘗苦節。以自貞。蓋亦順。調而應之德也。調謂  
其自然而化。此句根上。將反於宗來。調而應之德也。調謂  
善處。為之。而有以為者。德。偶而應之道也。偶。值也。值乎此  
也。頂上。遭之。而不違。句。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而始應之。則無  
心為之者。道也。頂。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而始應之。則無  
上過之。而不守。句。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而始應之。則無  
上面。用心。不勞。而。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郤。忽然而已。  
應物。無方之意。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郤。忽然而已。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

莊子內

卷之四

三







羅註正獲者後  
禮飲射之禮有  
司正司獲司正  
司獲監市履  
稀星異職而同  
為飲射之事故  
問之也俗以兩  
麟有為豕肥者  
是也  
澹則不給而自  
至于靜澹則不  
擾而自至于清  
調則不炎而自  
至于閑如此則  
吾志索然連用  
三不知正是吾  
志已求而隨道  
以為屈伸以見

以言道矣。履豨以足，蹴豕背，驗。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  
其肥瘠，亦市價中之一端也。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  
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汝唯勿  
一端，則道自在。凡物之中而無有，或道矣。猶嘗相與遊乎  
言之中有周徧咸三字，其詞不同，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  
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十九字作一句讀，言  
合萬為一而論，無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  
所底止之學乎。試與無所作為乎，其中定而不動乎，寂而不撓乎。  
而間乎。乎，和而自適乎。○文實一意而兩疊，所以取態。寥  
已吾志。當此之時，吾之志寂寥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若吾  
在而無所往，亦不去而來，不知其所止。若吾志有所往而  
知所在，至於何處。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若吾志既往而來之後  
在於何處。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亦不知其往來來來究

吾志最為可期  
而借于道則不  
可期如此而况  
欲期道乎此時  
惟仍復無簡于  
馮闕之中，且大  
特慧者亦不能  
知道于何止也  
物際謂物止于  
此則道亦止于  
此形上者必待  
形下者而後顯  
也際之不際道  
本不際於物而  
際物雖欲際之  
而道不際乎此  
也盈虛衰殺本  
末積散皆物之

竟歸於。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吾之志惟  
何處。大闕曠之中，雖有絕頂聰慧人於其中，總不物物者與物  
知其何所窮極，是道之無際，不可定指如此。物物者與物  
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以物論道，是末知道之  
物何以有際，謂其無在而無不在也。其不際之際，際之不  
物之有際者，所謂物際，非物物者矣。不際之際，際之不  
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  
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不際之際，道散而  
物全而歸道也。謂其盈虛衰殺，道與物相為循環耳。乃道  
能為盈虛，而盈虛非道，能為衰殺，而衰殺非道。本末積散  
亦猶是也。是道王乎物之中，而仍出乎物之外。期而言之，其可得乎。  
林註：此章言內行也。際，猶大豕，以足蹴之也。蓋豨肥瘠，驗其賢則自知，物之底也。故以爲下  
也。盈虛衰殺本末積散皆物之

莊子內  
卷之四 知北遊  
全



象也道胡可得而期耶  
此段亦根聞不若塞意來登賤即所謂僻陋慢也天如論語天喪子一樣解狂言在僻陋慢地之中弃子故無所發沉註故弃子而死句已矣夫子苟至言非世人所解故曰狂言神農知老龍不修矣已之狂言而死也真猶昏也論道非道正為

畫賤便有視於無形  
聽於無聲一段功候  
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  
暴然放杖而笑曰  
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  
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天指老龍言言老龍知已之僻陋慢訑不足與言  
故意棄已而死乎抑或道之體本無所容其狂言  
敢發而死矣夫無所發即下面藏字之義  
奔垌吊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  
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  
又況夫體道者乎  
藏字即知者不言之意言神之非言可傳况體道者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其可求於言論之間乎  
神農尚末為得道且知道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體道者有見於此是以收視返聽求之無形無聲之

下知乃不知作  
或曰道本訓作吾知道之可以  
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窮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亦待無方  
褚註中當印二與仰同或曰淮南作太清仰而嘆曰孰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邪  
既不形則何從見之既不見則

所若落言詮即謂道為冥冥究竟冥冥非道蓋道而可於以冥冥名則道又可名矣故知藏其狂言左為見道也於  
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  
道本如是但多此知耳  
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淡矣知之淡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  
與首段黃帝意○此言無窮不知道於是泰清中而歎曰未竟而遽歎之是無為知道之非也  
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



何從名之無始  
曰三字疑衍文  
所言者非道也  
所聞者非道也  
問至于此是欲  
窮之也亦之以  
此是飾說也  
此下單指無名  
者亦論道非道  
收不知乎太初  
二句是未能知  
道不遊乎太虛  
一句是不能得  
道或曰太玄昆  
命天之氣  
既曰無有又曰  
狀見既曰狀見  
又曰杳然空然

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聞見言皆以形而後名之知形形者之不形此道所以不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  
聞道者亦未聞道既言無為知道之非併言泰清問道無道之未是重重掃盡鮮會極微  
問問無應問不可得應不可得凡以道未始有物而已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  
應應之是無內也問窮所謂責空也無內是實無而假有以應之皆屬乎外也以無內  
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  
乎呢喻不遊乎太虛在外不見其全在內不知其本所以不能跋登於至高之域而逍遙於至  
空之地也以無內待問窮  
問答愈多去道愈遠矣

華端何變現  
褚註光曜喻學  
道而有所見心  
華發明之初  
真註及為無有  
矣當是無傳  
寫之誤  
高誘註光耀可  
見而無有至虛  
也亦不能無言  
我能使形不可  
得未能殊無形  
也  
用之指推鈎不  
用指守  
用之以下是莊  
子論斷無不用  
對用之言按猶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  
視其狀貌杳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  
而不得也三句出老子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  
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光曜能為無不能為無無  
所以尚落無之一邊既落於無則為無所有於清淨之中  
着了一物何從而至杳然空然不見不聞地位哉數語  
闡發性體真空層或曰准此能無而未能無也及其勢無至妙何從至此豈接執視作放視  
層剝蕉大類禪語  
大馬之捶鈎者大馬大司馬也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  
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守猶純臣之年二十七而  
好捶鈎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莊子因

卷之四 知非遊

案



如此道寧可以無守乎  
淮南子作濟此種境界正聖人所存而不論者今且差之焉純亦不已者緊着一鞭也  
古往則今來今來則古往循環之理只在目前昨以清虛之氣愛之今必于迹象求之  
無古無今言一有分別則悟不出未有天地矣  
覆辭上文猶字

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用者技也尚借不能  
用之神以為用而況乎道固無不用者乎萬物孰不資於此而漫以用見乎此與荷僕丈人承蜩同意而立義不同承蜩為養生言之郭註雖多餘重接通雅音點皆添以子稱量物之輕重曰鑿鑿焦音顯極  
推鉤為明道言之也裏註江東三魏之間謂鉤為持高誘註持鉤擊也鉤鈞鉤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此問雖千古疑案却不可少天地乃空中  
細物有形生於無形終亦必歸於壞但人仲尼曰可古猶居短景自不及見耳邵子皇極經世本此  
今也隱隱說個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無子無孫之意大約未有天地之先即吾身之本來總是空相不可思議者也此個空相便  
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是無古無今矣  
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

未有子孫之前有祖父以遞嬗則未有天地之前亦別有一天地以相嬗矣

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此個道理絕難致喙初問之時心本無物一聞略覺領悟久而愈思愈塞故昭然昧然輾轉  
頓殊神猶靈也心不靈則言之愈惑矣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畫出太極未分之圖一箇空寂無先與後無首與尾此時  
乾坤六子安頓何處故曰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此處若不喝止其言便生出支蔓不了矣  
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

不以物生之故而遂謂能生此死物也不以物死之故而遂謂能死此生物也死生之所待者皆道為之體可見天地已死未生之前亦如是也物邪猶豈物邪物既出則

邪皆有所一體即以人之生死言之所謂不死不生之鄉是也人之未生叫不得做死不以生而生其死人之既死未必遂無生不以死而死其生死生其來無跡其往無崖豈必有所待而各成其為體皆道之物物從無而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之有也  
也猶其有物也言獨有道居天地之先物無先天地生者物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



為物而不能先  
物猶子孫之不  
能自為而必待  
于祖先也猶其  
由是也以前先  
天地生者故能  
如是也此物兼  
天地在內  
古之人如居敬  
而行簡是也今  
之人如窮仁美  
聖賢是也此物  
化者二句逐物  
而化則將迎之  
甚而不能外化  
者也安化安不  
化單承與物化  
一邊通摩

之。一有物出。涉乎形器。便不  
得為先物。猶其有物故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  
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有則從一生萬生。生不  
故聖人之愛人。終無已者。亦順造化自然之運。取其生生  
不已而已。然而生生之端。從何而起。非本於未有天地之  
中來乎。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

回敢問其遊。將者承奉之義。迎者邀致之義。皆處物之涉

乎。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

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外化而內不化者。應物而心不

定而為物所撐觸也。與物化者。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

外化也。一不化者。內不化也。

其師立教已如  
此矣。而况今之  
人乎。言既安于  
化。又安于不化  
則安心使化不  
化相摩盪也。如  
此則內必不能  
多于外。而外漸  
加。縮小自固而  
圍。而官而室直  
至于相盪不堪  
也。內境既隘。故  
待外之曠境以  
為樂。然非真樂  
故哀又繼之。知  
遇則將迎矣。能  
能則將迎之。不  
也。人之所不免

必與之莫多。安化安不化。是詰詞。言安所化乎。安所不化

一不化者乎。莫多。即一不化者。稀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

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盪也。而况今之

人乎。墨之師者。亦不能將。圍宮室。合同。而論未免。是此

而非彼。紛紛相盪。粉泥今之人。去古益遠。聖人處物不傷

異同益多。其能與物化。而不傷者鮮矣。聖人處物不傷

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

迎。惟聖人能是非兩行。而休乎天鈞。不傷物。而物亦不

傷。能傷將之。以無將迎之。以無迎。此所謂將迎也。已。

林與臯壤與。古藏本臯壤句。下有與我。使我欣欣然而樂

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



也。何足為過亦悲哉。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將迎何為哉。

有知之所知謂事二求工也。則淺矣。但言將迎之是非。則無徒傷物。以自傷而已。豈不可悲哉。朱註有知有民之所知也。

山林壘壤之中。與我本無親也。世人於營營之時。自覺煩擾。每有思休而樂就焉。及一旦入於其中。寂寞無聊。又未免靜中思動矣。是無故而樂。無故而哀也。此言是非本無定在。皆由人心所造。其所以為內化而外不化者也。  
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世人於物。不過如逆旅之一宿。豈能一一深知主人之事。故有知之所及。謂之遇。然所遇有限也。有力之所及。謂之能。然所能有限也。故不免有不知不能者。乃世人以是非相整。欲為無不知無不能。斷不可得。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去言去為。是遊於無將無迎。樣子若道立乎天地之先。物物而非物。所謂本根者也。以為有

既非有以為無。又不盡於無。知之即多。此一知言之即多。此一言也。故體道者。惟無為而歸根。以進於不知。不知之境而已矣。夫道本一也。聚散生死。氣之適然。臭腐神奇。由人所命。無為而歸根。所以貴一也。知也。狂屈也。黃帝也。見皆及此。而不能無辯者。則有知不如無。知有言不如無言也。故天地之美。萬物之理。自古迄今。無有異也。誰為為之。亦何嘗有擬議於其間哉。則道之在人者。可知已。被衣之告。齧缺曰。正汝形。一汝視。攝汝知。一汝度。此無為而歸根之說也。曰汝瞳然如新生之犢。而



無求其故。此以不知知之。不言言之之說也。若遽以道爲我有。匪特不知爲道。併不知爲我矣。何也。我亦道中之一物耳。有生於無。道之生我。猶生物也。壽夭總歸於盡。我生本非有生。我死豈爲有死。不違不守。將反於宗。聖人之無爲而歸根者。惟此而已。若夫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究非聞見之所可及。詎可曰我得有乎道乎。老氏之言。實與丞之告舜無二旨也。雖然。道豈遂無所在乎。非也。粗舉之。則蠖蟻稊稗。丸甕屎溺。無非見端。精求之。則盈虛衰殺。本末積散。皆非實質。物者與物無際。宜

乎東郭子之惑也。故以道爲無者。謂之冥冥。則道似多。冥冥之名。既道之所不受。以道爲有者。謂之可貴。可賤。可約。可散。則道又分一貴賤。約散之數。又道之所不居。必如無始。所云道無問。問無應。方爲不知之知。不言之言者矣。是以光曜之問。無有也。以有無不如無無。斯於言無者。有進矣。捶鈎之對。大馬也。以有用假之。不用斯於言有者。又有進矣。大抵道先天地而生物。物而非物。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生死生。總爲一體。言有言無。俱屬邊見。體道者。惟外化而內不化。與物相將迎。而物



不能傷焉其所不知不能者任之而已此無爲歸根之  
要旨不知不言之極則再求顏子折衷於仲尼而論定  
矣篇中發明道妙微言如屑。佞之又佞不可思議陸方  
壺云讀此則三藏大乘皆可迎刃而解知言哉

莊子因卷之四終



